

文史资料选辑

合 订 本

第 1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1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编辑凡例

一、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选辑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二、本选辑所选的资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重 印 说 明

本会《文史资料选辑》开始刊行于一九六〇年，迨一九八四年底已出版至第一百辑。

《文史资料选辑》的撰稿人系各界阅历丰富的人士。他们从不同角度写述了自己亲闻、亲见和亲身经历的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具有翔实可靠的资料性，又有具体生动的可读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档案的不足，为我国近现代史料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刊行以来，它受到各级领导同志和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视，也为广大的历史爱好者所欢迎；在为历史教学、研究提供资料，在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在对干部和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鉴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辑以前均为内部发行，且时历二十多年，其间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许多原来购阅本书的单位或个人，保存已不完整，而不少单位和当前的读者，更无从了解全貌。近年以来，多有询问如何购买并建议重印者。现在决定重印本书，以满足各单位和各界读者的需要。

这次利用原型重印，内容基本仍旧，仅在可能范围内，进行了若干技术性处理，如删节或撤销少数基本失实的段落乃至全篇，分别订正或修改明显的错别字以及个别失当的用语。因此，错误和问题仍必不免，欢迎读者随时指正，以便将来修订重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一九八六年六月

发 刊 词

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之后，周恩来主席曾在招待六十岁以上的委员的一次茶话会上，号召大家将六七十年来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几十年来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见闻掌故，自己写下来或者口述让别人记下来，传给我们的后代。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周恩来主席这一指示，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负责计划、组织和推动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历史时期中各种历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几个月来，政协委员和各方面有关人士，响应周恩来主席的号召，撰写并送交本会的史料稿件已逾二百万字，其中有不少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个基础上，本会决定编印《文史资料选辑》，陆续出版，以便更好地保存和积累所征得的资料 and 进一步推动资料撰写工作的开展。

从清朝末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中国社会经历了无比深刻的巨大变化。这六七十年来，历史的主流虽然是清楚的，但是其中许多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许多历史人物的丰富生动的事迹，现有的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都还远远不够完备。因此，迫切需要从各个方面广泛地进行资料的撰写和征集的工作。过去在旧社会具有丰富阅历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曾经参与过各次历史事件的老年人们，及时地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把他们所最熟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秉笔直书地写出来，就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样，就可以为我们的历史科学工作者提供有利的条件，就可以大大地丰富我们祖国的近代的历史。同时，老一

辈的人们把他们丰富的生活经历记录下来,对于没有体验过旧社会的种种苦难和艰辛的青年一代来说,也是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的。毛泽东同志说:“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所以周恩来主席的号召是十分正确、十分及时的。

我们征集和编印稿件所要求的,是第一手的真实的历史资料,也就是作者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所写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我们认为,历史资料不同于历史;前者只是为后者的编写来提供真实详尽的素材。因此,我们不要求作者对他们所提供的资料内容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评价。我们所要求于作者的,只是真实和具体的事实,主要在于作者把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自闻见的史实毫无顾虑地、如实地反映出来。撰写稿件可以不限体裁,不论是笔记、回忆录、短篇叙述或长篇记载,只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们一律欢迎。对于同一历史事实而所述有出入的,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必强求一致。即使某些资料内容同已有的文献记载互有参差,但只要是真的,是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身闻见的,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上反映历史的某些侧面,从而也是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将会运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和方法,来对各种不同的历史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考证异同,辨别真伪,并从而得出比较全面的正确的结论来。同时,我们更欢迎阅者也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同本刊所辑录的资料互相参证,提出补充和订正,俾史料内容更臻于翔实全面。

全国人民都在为建设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勇前进。生活在这样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老人们当然也不例外,他们也都精神奋发,热情洋溢,以积极的行动来响应党的号召。他们有的亲自执笔,有的口述让别人记录,有的还把自己收藏多年的珍贵资料送给本会,借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到自己所能尽的一分力量。几个月来,大家已经写出了不少历史资料,使得本刊能够出版,就是一个明证。我们在此谨向作者致以谢意。为了更好地开

展历史资料的撰写工作,我们希望更多的政协委员和各方面有关人士响应周恩来主席的号召,踊跃投稿,共同努力来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目 录

两广“六一”事变	刘 斐(1)
一九二八年粤桂战争	黄绍竑(31)
三一八惨案亲历记	楚溪春(48)
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 ——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和收买 日本政友本党的内幕	王家楨(52)
中村事件真相	董昆吾(65)
阎锡山在大连时期山西各派的斗争	南桂馨 赵承绶 赵丕廉(69)
我与政学会	李根源(74)
西原借款内幕	叶恭绰(95)
警卫军之建立与改编	载 涛(100)
北洋军的建立	张联棻(105)
袁世凯之再起与吴禄贞之死	恽宝惠(114)
陕西革命艺人李紫恒	张 钫(118)
谈梁任公	周善培(121)

附注

对《两广“六一”事变》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

对《三一八惨案亲历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

对《中村事件真相》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

对《我与政学会》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第三十一辑

对《北洋军的建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七辑、第三十一辑

对《谈梁任公》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

两广“六一”事变

刘 斐

两广事变爆发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简称“六一”事变。它涉及的方面很广，关系两广军政人员的事情很多。我同广东军政界接触太浅，同桂系往来先后也只有三个短的时期。第一次是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我在南宁讲武堂学习，旋参加马晓军部响应孙中山先生援桂的百色起义。起义失败后，我就回到湖南去了。第二次是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我在西江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白崇禧的参谋长，从梧州进军开始，到扫清桂、柳一带的陆（荣廷）、谭（浩明）残部、统一广西止。我因当时主张同广东合作，被派在广东方面做联系工作，一直到出师北伐，攻下南昌后（一九二六年冬），我就到日本留学去了。第三次是一九三四年我从日本留学七年后回国，又到了广西。这时我专来往各地从事抗日反蒋活动，对桂系内部事务，所知并不多。尤其两广事变的前一阶段，活动重心在广东，我没参与过陈济棠内部的策划，故对当时广东情况，知道的有限，只能说个梗概。

西南方面与蒋介石对立的历史过程

“六一”事变前，西南方面与蒋介石的对立，主要是粤、桂两省军阀与蒋介石的对立，其中以桂系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为核心人物。

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是从旧桂系陆荣廷、谭浩明的林虎部和马晓军部分化出来的。远在一九二一年,中山先生遣粤军(陈炯明所部熊略等)援桂,并亲自到桂林誓师准备北伐。桂军马晓军部在百色起义,响应孙先生。陆、谭前线因顶不住粤军的压力,就向百色后方退却,他们以两万多人的优势兵力包围劣势的马晓军部(一千多人)于百色城内,将其全部缴械。当时白崇禧和黄绍竑都是马部的营长。白崇禧只身由城墙上跳出来,率领驻城外仅存的一个连(我即在这连)逃到黔、桂边界。

后来粤军继续深入到百色,白部才在粤军支持下从黔、桂边界经百色到了南宁。这时,白因在行军中跌伤了腿,要离开队伍到广州就医,于是把部队交黄绍竑率领。黄在白养伤期间,乘那时旧桂系内部纷乱和混战的机会,联合陆荣廷所部林虎的统领李宗仁,协谋统一广西。当时李宗仁称为定桂军总司令,黄绍竑称为广西讨贼军总司令,得到李济深由广东方面的援助,逐渐扩大了势力。

一九二四年白崇禧伤愈回到广西,李宗仁、黄绍竑各以所部的主力交白崇禧指挥,由白担任定桂、讨贼联军前敌总指挥,对广西各地的陆(荣廷)、谭(浩明)残部从事有计划的扫荡。他们经过约一年多的作战,到一九二五年完全消灭了旧桂系的势力,统一了广西,开始建立了李、白、黄等对广西的统治。

实际在军事上东征西讨的,完全是白崇禧。因此,白获得了“小诸葛”的称号,成为桂系的中心人物。

这时,广东已成立国民政府,并已肃清东江,完成了全省统一。我和李任仁^①都主张拥护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主张两广合

^① 李任仁是白崇禧幼年时代的先生。白扫荡陆、谭残部进入桂林时,李适任桂林中学校长。当时他是积极拥护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和国民党改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一九二七年黄绍竑在广西执行蒋介石的清共政策时,李亦曾被迫离桂。

作,以便出师北伐,打倒北洋军阀。这个主张得到白崇禧的同意,他并派我去广东联系。这时,李济深也正在策动南宁方面的李宗仁、黄绍竑,要他们与广东合作。我到广州后,得到谭延闿、程潜等的支持,和那时的党政当局汪精卫、谭平山、廖仲恺等会晤,把两广合作、出师北伐等问题的初步方案谈妥了,他们并希望白崇禧去广州作具体的商定。我回到广西,向白崇禧说明了广东方面的情况和态度。白马上到南宁同李宗仁、黄绍竑进行了他们的内部协商,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后,就由白正式代表他们,和我一道去广州,经过数度会议,确定了两广统一,并准备出师北伐。

北伐时,由李宗仁把广西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开赴前线作战;黄绍竑为广西省主席,留守广西;李济深为总参谋长,留守广东;白崇禧为副总参谋长,随总司令部赴前方指挥作战。我当时也在总司令部工作,到一九二六年冬攻下南昌后,才辞职赴日本留学。

桂系在北伐战争中,很顺利地扩大了势力。他们先同蒋介石一道席卷了东南;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下野后,桂系在关系南京政府安危的龙潭一役中,打退了孙传芳的渡江反攻。从此,桂系对宁、汉合作后的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几具有左右的力量。时唐生智反对特别委员会,认为违法篡党,派所部刘兴至当涂,向芜湖挑衅,因而发生了西征讨唐的宁、汉战争。唐虽拥有湘、鄂、皖三省地盘,但因何键不愿打,粤、桂军又进入湖南策应讨唐,唐被迫下野。桂系乘机改编了唐的部队,又取得了武汉的地盘。

一九二八年,继续北伐到北京后,白崇禧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名义,肃清津东一带的直鲁残军,屯兵唐山,且阴结关外的杨宇霆,企图夺取张学良(张作霖已在皇姑屯被炸死)的家底。

那时,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黄绍竑留守广西,桂系势力扩张迅速,并且凌驾在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之上,因而成为蒋介石的唯一劲敌。李

宗仁想把南北的桂系势力联成一片，企图夺取湖南，就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不经中央政治会议批准，径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越权免湖南省主席鲁涤平的职，以倾向于桂系的何键为湖南主席，并派兵两师逼走鲁涤平，支持何键于三月一日就职，且继续进攻退在常德方面的鲁部谭道源师，经蒋制止无效，遂演变成为蒋、桂战争。

当湖南问题发生后，蒋以请李济深从中调处为名，把李诱骗（听说系吴稚晖担保）到南京，软禁于汤山。白崇禧想在北方策应武汉，蒋介石秘密起用下野赴日的唐生智由天津潜赴唐山，策动被桂系西征时改编的唐旧部驱白。白因变起仓卒，只身由天津逃至大连，再转香港回到广西。

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六日正式下令讨桂，免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的本兼各职，三十日亲赴九江指挥大军进攻武汉，同时收买桂系的李明瑞倒戈，迫使桂系守将胡宗铎、陶钧不战而放弃武汉，退至鄂西一带，旋即投降。时李宗仁在上海被阻，不能回武汉指挥，武汉失守以后，他也从海道逃回广西。

李济深在南京被软禁后，李部的陈济棠等在广东主和，于三月三十日通电拥护“中央”，限令在粤桂军离开粤境。陈济棠从此开始掌握粤军实力，并在某种程度上替蒋介石担负了监视广西的任务。

那时黄绍竑正由广西去广州，看到广东起了变化，立即中途折回梧州。四月十日白崇禧由香港到达梧州，白、黄相见后，力主继续作战。不久李宗仁也由上海到来，借口受许多中央委员和党内先进的敦促，自称为护党讨贼军总司令，集中兵力于西江，大举侵粤，声言讨蒋。

蒋于五月四日下令免去黄绍竑的本兼各职，再行讨桂，以湘军何键部和粤军陈铭枢部分路进攻广西。桂军屡战失利，李、白、黄于六月下旬通电下野。蒋任俞作柏为广西主席，以李明瑞部驻防广西。湘、粤军班师，各自离开广西回省。

在北伐时，张发奎曾一时以伪装“左派”博得一些人对他的好感。到南昌起义时，张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公开地反革命了。他因不容于唐生智，就把部队带回了广东，受李济深指挥。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李济深和汪精卫赴上海开会，张突然解除桂系黄绍竑等的武装，桂系大愤。正相持间，适广州起义爆发，张部共产党人参加了暴动，张发奎才被迫下野。到蒋、桂战争时，蒋为了利用张倒桂，又起用他为第四师师长，参加对武汉方面桂系的作战。桂系的胡、陶失败后，张就驻防在鄂西宜昌、沙市一带。到一九二九年九月间，蒋命张部移防陇海线，张疑蒋要解决他，拒不受命。适值汪精卫由法国启程回国，张通电欢迎汪回国主政，同时为了保全实力，把部队由鄂西移驻湘西。蒋以擅自调动军队的罪名，将他撤职查办。同时，亲汪的广西省主席俞作柏与师长李明瑞为声援张发奎，于九月二十七日宣布广西独立。蒋命湘、粤军防堵张发奎，并免俞作柏职，以吕焕炎为广西主席。张发奎部由湘西进入广西时，适值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策动广西旧部驱逐俞作柏成功，重新拥有广西地盘，并与张发奎合作反蒋，于十二月间协助张发奎进攻广东。蒋命何应钦督粤军陈铭枢、陈济棠部于十二月十二日前后，在广州附近及花县一带剧战数昼夜，结果桂军失败，退回梧州。

到一九三〇年初，蒋乘蒋、冯战争胜利之后，屯大军于河南，阎锡山感受威胁，遂酿成阎、冯联合反蒋。阎于二月电蒋谓武力不足以统一，愿与蒋共同下野。李宗仁即通电推阎、冯、张（学良）为陆海空军总、副司令。于是阎、冯再通电主张以总投票解决党争，汪精卫复电赞成。到三月间，二（冯）、三（阎）、四（李）集团军将领通电劝蒋下野，共推阎、冯、张、李为陆海空军总、副司令。四月一日，阎、冯、李分别在各所在地就职，逐渐发展为蒋与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混战。汪精卫旋亦参加这个反蒋集团，在北方召开扩大会议，以召开国民会议、颁布训政时期约法及召开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等相号召。同年九月，他们在北方组成了所谓国

民政府。那时，桂系李、白、黄和张发奎为了全力策应阎、冯在中原作战，曾于六月初倾巢而出，大举进攻湖南，迫何键于六月四日退出长沙；八日桂军进占岳州，武汉为之震动。蒋令粤军进入湖南截击桂军后路，迫使桂系放弃长沙、岳州，退回广西。黄绍竑退却到广西边境时，忽然反桂投蒋。从此，桂系退保广西一省，编练民团，以解决广西兵力不足的困难；对外则联系一切反蒋力量，尤注意结好广东的陈济棠，希望能重新建立两广合作的局面，造成问鼎中原的有利形势。

当时蒋因张学良入关，取得了对阎、冯的中原大战的胜利，扩大会议已接近垮台，广西军队也已败退。蒋为了进行他的政治欺骗，就于十月三日进入开封的那天，电国民党中央主张定期召开国民会议，颁布训政时期约法，企图进一步把汪精卫的旗帜拿过来，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国民党中央慑于蒋介石的威势，决议于翌年五月召开国民会议。但这个决议和胡汉民的“训政禄姆论”相冲突，而且这些主张又是汪精卫在扩大会议搞的把戏，胡始终不以为然，常在闲谈、讲演或文字中加以疵议。到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晚，国民党全体中委在蒋宅讨论约法问题的时候，蒋、胡的意见相左，竟形成了当场正面冲突，蒋当夜就把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国民党的粤系中委及西南实力派议论纷纷，首先由陈济棠于四月二十八日通电责蒋，继由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联名通电责蒋。孙科、王宠惠、汪精卫等亦相继赴粤，五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推定委员十六人成立西南政府，与南京政府对立，名目上是粤系，实际是国民党的所谓“左”右派和桂系一起组成的。桂系在广西蛰伏一个时期之后，乘此机会又伸出头来，走上了西南政治舞台。

这时，蒋介石采取怀柔政策，声言对广东不采用军事解决，而专注意江西“剿共”，并且由蒋御用的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仍以胡汉民为国府委员，且恢复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任为国府委员。会后，蒋就去南昌专事“剿共”。是年九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

党内部迫于全国抗日高潮，都感到有“团结”的必要，于是协议由粤、沪双方同时召开会议。经过许多周折，蒋介石曾一度下野，到一九三二年元旦才成立统一政府，原由广东非常会议成立的西南政府于一月五日通电撤销。但西南又成立了所谓均权分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军事分会”，实际上仍然存在半独立状态。

陈济棠本是李济深部的师长，北伐时随李留守广东，因势坐大，逐步升为军长、集团军总司令。蒋、桂战起，李济深在南京被扣，陈通电拥蒋驱桂，以后又暗中迫走陈铭枢（广东主席），取得对广东的统治地位。他因不是蒋的嫡系，时时怕蒋搞掉他，所以他要利用国民党内反蒋的元老派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来作他的政治屏障。在元老派声势强大，如到广州来举行非常会议等反蒋活动时，他极力支持，用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并维持西南的半独立状态。同时，他又怕西南方面反蒋更坚决的人——如李济深或桂系的李、白等会起而代他，所以在元老派内部四分五裂、力量衰微时，他又暗中同蒋介石勾结，接受蒋的贿赂。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蒋派蒋伯诚坐驻广州，专门作收买陈济棠的工作，暗地里送给陈济棠的钱是很不少的。陈并且把余汉谋部派到赣南去协助“剿共”，为蒋效劳。国民党内的元老派既要利用陈济棠作为反蒋的实力，又不满陈济棠患得患失、模棱两可的态度，且不敢过于逼他，以免他完全倒到蒋的方面去。陈济棠原先为了取得广东地盘，乘桂系失败时就拥蒋驱桂，几次把桂系搞得不能出广西一步。到了他的地位巩固时，他又要联系桂系，以便取得对蒋的威胁作用，来维持两广的半独立状态。

从桂系方面来说，久蛰思起，正好利用西南独立的状态，企图积极推动陈济棠和其他方面组成反蒋的联合阵线。因此，李宗仁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名义经常留住广州，全力撑持西南政务委员会这块招牌，专事推动反蒋的政治活动（他一面是折冲樽俎，与各方面进行拉拢，以扩大西南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是为